

摄影 汤玛索·萨托里 (Tommaso Sartori)

## 雨林圣景 AFRICA'S EDEN

几内亚湾岛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拥有奇特生动的火山地貌，其热带雨林在地球物种多样化方面数一数二，地质风貌更是举世无双。卡斯坦·贾斯纳尔 (Carsten Jasner) 到访面积较大的圣多美岛，发掘当地美景背后不为人知却引人入胜的历史。







前跨页: 圣多美峰是岛上最高的山峰。登山者的视野常被雾雨所遮蔽, 他们要攀爬2,024米才到达山顶。

本跨页: 小岛北部一座种植园的屋舍(下图)是圣多美殖民历史的证据。植物培育园中的黑板(右图)。岛上动植

物繁多, 有130个当地植物品种; 19世纪时的圣多美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可生产地(下右图)之一。

毫无预兆地, 保罗 (Paolo) 突然走下小径。他挥动砍刀, 在路旁的灌木丛中辟出一条小路, 回来时拿着一颗手指大小的果实, 像是带橙色梗茎的小黄瓜。他把果实纵向切开, 挖掉种子, 将1/4的果实放入口中。他说这种名叫“欧卡米”(ocami)的植物不但能养胃, 并且帮助消化。我想终归无害, 也就胡乱吞了一颗。它的味道像柠檬且微苦。翌日, 再往前走几英里之后, 我开始庆幸自己吃了这种天然的预防“良药”。

我们在圣多美 (São Tomé) 这座火山岛的群山中艰难前行, 而我们穿过的这片树林是世界上物种最多多样化的热带雨林之一。圣多美及其姐妹岛屿普林西比 (Príncipe) 共同组成了非洲第二小的国家。因位处几内亚湾, 且距离非洲大陆250公里, 该岛具备得天独厚的进化优势, 可以独立而和谐地自行发展。第一批岛民约于550年前才来到岛上。这里相当于非洲的加拉帕戈斯群岛 (Galapagos)。

保罗一家来自佛得角 (Cape Verde)。这个年轻人修长结实, 头发用印花手帕束成马尾, 一根肿起的手指则用布条包扎着。他正用当地一种草药来涂敷异常红肿的伤口。保罗还是孩子的时候, 就已在圣多美雨林中四处游逛, 并且爱上了这里特有的一些雀鸟。他总能从密林中找到有闪亮蓝色羽毛、曳动橙

色尾羽或是有白色眼环的鸟儿。在保罗的协助下, 我开始探索这座神奇岛屿的自然宝藏。

我们在破晓时出发, 开始此次为期两日的旅程。由东北部首府圣多美坐车上山, 道路颠簸不平。第一个目的地是阿梅利亚火山湖 (Lagoa Amélia)。在海拔1,100米处, 我们背上背包, 消失在雨林中。从外部看, 雨林密不透风, 无法穿越, 而雨林内部的空间其实出奇的宽敞。大部份树木都颇为年轻, 向上伸展的树干还没有男人的手臂粗壮。即便是高达15或20米的树干, 也只有职业足球运动员的大腿粗细。一只蝙蝠在树间兜兜转转, 突然向我扑来。刹那间, 我发现自己的双眼与蝙蝠小而圆的眼睛相对, 我迅速闪避。

阳光穿过层层绿叶倾泻而下, 四周的白花散发出茉莉的幽香。一棵倒下的大树挡住我们的前路, 一只有我手掌大小的黑色蝴蝶在树上停留, 时不时扇动翅膀, 露出黄色斑纹。

差不多每走100步, 我们都会遭遇雨林巨木的巨型树根, 这些巨木高耸挺立, 远远高出周遭树木的树冠。保罗告诉我, 在家中燃烧这种树的树叶及树皮, 散发的烟雾可以驱散男人因妻子不忠而产生的嫉妒之心。咀嚼用酒浸泡过的树皮还能增强男人的性能力。我问保罗是否相信这种说法? 他一脸严肃地看着

我。当然! 他现在没有这个需要, 但15或20年后就……

锈色的小径又湿又滑, 雨季在约一周前的5月初刚刚结束。小径陡直而上, 蜿蜒的树根是欢迎我们的阶梯。我们要俯身避开延伸到空中的根茎结成的优雅圆环, 还要避开胡须般毛茸茸的苔藓。一、两个月后, 攀树而上的兰花会从尖瘦的花蕾中吐出舌状的白花。深入雨林, 我看到嫩绿的香草和蕨类植物, 但我的目光却始终流连于昂首而立的灌木丛, 它们深绿色的叶子和杜鹃花的叶子一样, 像打了蜡一般闪亮。

雨林高处气候怡人, 大约20摄氏度, 比闷热潮湿的海边清凉干爽。我们本来可以走快些, 我却颇享受那些停下休息的片刻。靴子不再嘎吱作响, 我们可以轻松呼吸, 静默不语, 这时我会潜心聆听: 听风掠过树梢的沙声; 听拇指大小的虫儿嗡嗡飞鸣; 听厚实的黄叶落到地面的轻柔碰击; 听蟋蟀如敲击高音木琴般的韵律; 听灌木丛中横斑梅花雀沙沙啼叫。我听出头顶上是黑头黄鹌的啁鸣, 黄色的大织巢鸟似乎正在亲吻爱侣。远处, 传来白腹黄鹌深沉而优美的低鸣。

圣多美有17种本地鸟类, 130种特有植物。该岛恰巧位于赤道 (零纬度) 和子午线 (零经度) 相交点的几英里之外, 是栖息地自然形成和完全独立进化的最佳案例。大约3,000万年前, 非洲大陆板块积聚了极大的地壳压力, 只要轻微受压就会顿然崩裂, 导致岩浆喷发。这个如今从喀麦隆活火山向西南方延伸的大西洋火山带生成了4座小岛, 圣多美岛是其中之一。

圣多美岛长约50公里, 宽约30公里。火山土壤肥沃, 雨水聚成溪流把泥土带到山下。从非洲大陆吹来的种子成为新来鸟儿的美食。非洲大陆与圣多美岛的距离足以限制两地的动植物杂交, 令岛上的物种能独立生长进化。陆栖动物无法到达岛上, 这里没有狮子、犀牛、长颈鹿或大象, 岛上少量的猕猴是葡萄牙人带来的, 同来的还有牛、猪和狗。

蜿蜒的树根是欢迎我们的阶梯。我们要俯身避开延伸到空中的根茎结成的优雅圆环, 还要避开胡须般毛茸茸的苔藓。







小岛地貌令人叹为观止，充满异域风情的丛林（左图），棕榈树围绕的沙滩，茂密的雨林带，崎岖的山峰和曾经活跃的火山。

圣多美岛可不是“五大兽”野外巡游的地方。该岛的奇特壮观之处在于它的火山起源，以及火山带来的一切。一些火山锥上的玄武岩受风雨侵蚀，高耸在植被之上的响岩只剩下一个个气孔。地心喷出的岩浆慢慢积聚成山脉高地。山与山之间有峡谷及盆地，造就了岛上丰富多样的地貌。各座死火山形成分界线，把岛上的两个气候系统分隔开来。西南部迎风，气候适合栖息于极潮湿环境的动植物；而延伸至东北部的土地则干爽得像非洲大草原。岛内，中低海拔地区的雨林向上伸展，一直到2,024米高、浮云环绕的圣多美峰（Pico de São Tomé）山脚。我们今天不打算爬山。即使经验丰富的徒步者都认为登山充满挑战，且极其仰赖天气。海拔越高，兰花等长在树上的附生植物就越茂密，林中光线也更充沛。运气好的话，登山者到达山顶时能欣赏到凌驾群树之顶并俯望绿色海洋的壮观景象。当然，还有可能遇到的是雾和雨。

到达火山口的边缘时，我才明白那是何种景象。我们抬头望不到树顶消失的地方，树干则被大雾笼罩。走到海拔1,400米处，我的头碰到了低处的云。保罗带领我们走下斜坡，走出迷雾，突然我们置身于一块空地的边上。四周是约0.9米高的秋海棠（*Begonia baccata*，岛上特有的植物），白色的花朵，叶片大小和大黄（*rhubarb*）相当。我们前面则是一片奇特的草地。圆而平坦，既不下陷亦不隆起。

草地的表面犹如湖面。事实上，这里曾经是一座火山湖，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野草蔓生的沼泽。它看上去很安全，然而任何人踏进去，都有可能遭遇阿梅利亚及其马儿同样的命运，陷入火山口内。保罗向我们讲述了这个故事：阿梅利亚是一位葡萄牙殖民官的妻子，在与丈夫激烈争吵后骑马离家。她在森林里迷了路，来到这块林间空地，据说她的丈夫和随从正好在同一时间抵达。虽然阿梅利亚的马不肯前行，她还是用马刺迫令马匹越过草地。结果这些男人只能无助地看着她沉入火山口。

从这里开始，我们走的每一步都伴随着葡萄牙的殖民历史。保罗指给我们看一种当地人称为“破斧”的树。此树木质极为坚硬，在殖民时期要用上几个月时间，方能劈开一棵倒下的“破斧树”树干。葡萄牙人用这种树木来修筑桥梁和铺设铁轨的路基，建成铁路后将种植园的收成运到海岸。我难以想象，曾有无数宽阔整齐的道路和火车轨道在这个岛上纵横交错，穿越这片看似完全未经破坏的郊野。而现在，我和保罗却要在宽仅60厘米的狭窄小径上挣扎前行。

保罗说，我们即将步入的地方称为次生雨林。要不是他告诉我，我不会发觉这里和之前的雨林有何区别。直至70年





登山者艰难穿过丛林空地，看到瀑布倾泻而下落入蔚蓝的水面时(左图)，将为这趟行程感到庆幸；圣多美是生物多样

性研究的热点地区，到目前为止有230种记录在案的鱼类，包括青枪鱼、笛鲷、旗鱼、黄鳍金枪鱼、鳕鱼(右图)等等。

以前，圣多美岛一直在种植可可和咖啡。这种快速生长的热带植物后来又重新在岛上生长。要分辨出原始雨林及次生雨林并不容易，尤其是以前的种植园主因为大树可遮荫，并没有把原始树木砍掉。

我们爬过一棵腐朽的树，保罗说“这里曾有一家医院”。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可突然间，一堵粗凿的石墙出现在我面前，这是这座为昔日患病工人设立的救治所的山墙。沿石阶而下就走到了医院的入口，长满青苔的大片墙身已经倒塌。原先的屋顶被一种名为卡波耶拉(capoeira)的次雨林矮灌木交错地覆盖。这种灌木越过四周的土地，形成拱门及廊柱。这里曾经是逃跑奴隶的藏身之所。他们在这里练武，不过那武术看来更像是简单的舞步，人们称其为卡波耶拉，以纪念这种庇护他们的灌木。

15世纪后期，葡萄牙人从现在的安哥拉及莫桑比克带来了首批奴隶。后来，有更多奴隶从佛得角来到岛上，保罗的祖先就来自佛得角。殖民者在这里种植甘蔗，直至1650年，邻近的巴西大种植园的糖产量令圣多美的出产变得无足轻重。然而两个世纪后，葡萄牙人重返这里，开始种植可可和咖啡。他们从雨林低地——特别是岛上北部及东部较干燥的地区开垦了大片土地，开辟出近800个种植园，令圣多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可产地之一。虽然奴隶制早已被正式废



除，但种植园工人却继续在恶劣的环境下生活。岛上的20多所医院只是人道主义的假象，并没有提供真正的医疗服务。

我们坐在拱门残垣下吃着带来的野餐食品：金枪鱼香草木薯沙拉，食材全都产自圣多美岛。至于甜品，保罗从树上摘下可可豆荚。豆荚的形状像个橄榄球，只是小一些。他用刀把至少厚2.5厘米的豆荚壳削去，可可豆藏在软软的果肉内，有点像蒜瓣。我们像吃硬糖一样，急不可耐地吮吸着黏糊糊的白色果肉，又鲜又甜，美味极了。

天空变得灰暗起来，我们离住宿地已经不远。一个年轻人朝我们走来。他要赶在下雨前收回一天的收成。他先把绳子绕在棕榈树上，接着套紧自己的臀部，灵活地爬上树，够到树上的一个小桶。桶中装满从棕榈花切口流出的汁液，经过发酵，这些汁液会变成别具风味的棕榈酒。

我们走过瀑布，沿着一条杂草丛生的古老鹅卵石小街前行，路上碰到一些去种植园的本地人。女人们头上顶着放满香蕉及木瓜的篮子，其中一个的头顶甚至有把砍刀。圣多美自1975年脱离葡萄牙而独立后，新政府把土地分给当地人。现在他们都有自己的土地。在叶子如帆板风帆那么大的香蕉树和像樱桃树那么高的可可树中间，生长着很多原始雨林巨树，也有特别种植的、开满鲜艳橙色花朵的刺桐(或称火焰树)。

我过夜的地方竟然是一幢两层高的百年木结构宅邸，大宅有露台围绕，还有新艺术风格的玻璃装饰和实木地板。这里叫“邦贝”(Bombaim)，保罗告诉我那是“好向导”的意思。

下午6点钟，太阳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四周漆黑一片。我躺在阳台上仰望，天空宛如被人撒了一袋水钻。明天，我将要回到首府，会经过建有艳色木屋的山村：会有人请我喝棕榈汁。装着类似牛奶饮料的杯子说不上干净，但我会好奇心的驱使下接受他的好意，反正我想起，保罗给我吃了有预防效果并能帮助消化的欧卡米果。我将尝到的只是棕榈汁的酸甜，这样也就有理由感谢保罗提供的贴心提示。

现在，在那一切发生的前一晚，我在想，目睹这样的绝美之景，我是否也应该思考一些崇高的东西，还是任由自己沉醉于我们小小星球上的这片绿林美景，或是宇宙的浩瀚无际。不过，宇宙中也许寸草不生，远不如尘世中的这座世外天堂。◆如需了解有关本文的更多独享内容，请访问 [patek.com/owners](http://patek.com/owners)，点击 Patek Philippe Magazine Extra。

**在叶子如帆板风帆那么大的香蕉树和像樱桃树那么高的可可树中间，生长着很多原始雨林巨树。**